

## “柿界”奇迹

□杨泽义

老家屋后山坡的竹林边，矗立着一棵与同类迥异的柿树。它已经四十二岁了，枝干高达十几米，根部直径却只有十余厘米，形似一根竹子，长到第三十年才开始挂果。其身形之高、直径之小、挂果之晚，堪称“柿界”奇迹。

这棵柿树长成这样，都是因我有意无意而造成的。

我从小就喜欢柿子，缘于相距一里多处的刚哥家那棵方圆几里内唯一的柿树。无论上学还是赶场，我都要从那棵柿树下经过。每一次，我都会停下脚步，仰望树上的枝枝叶叶、花花果果。我喜欢柿树那肥厚、硕大、翠绿的叶子，喜欢柿子青果时的健壮、鲜绿，更喜欢它成熟时透亮的红色和入心的甜味。

一个初秋的傍晚，我回家时，老远就听见满树黄叶在劲风中呼啦啦响成一片，我抬头看到累累初黄的柿子在叶间摇头晃脑。我不由得伫立在树下，忘了挪动脚步。刚哥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面前，他敏捷地爬到树上，摘下两个浅黄色的、硬硬的柿子，递到我手中说：“拿着，回去埋进水田边的稀泥里，或放到谷草堆中，捂几天，去掉涩味，就可以吃了。”

从那时起，我决心拥有一棵自己的柿树。我在刚哥家那棵柿树下仔细搜寻了好几圈，都没有发现小树苗，唯一的办法，只有嫁接了。

第二年春天，我去屋后的山坡上四处搜寻，终于在竹林边的杂树丛中，发现了一棵手指粗的野柿子树。我又步行十多里，向幺舅学习了嫁接技术，再去刚哥家的柿树上折下一截枝条，嫁接到这棵野柿子树上。

它，居然成活了。

拥有一棵柿树的梦想实现后，我就像一粒青涩的柿子，开始梦想自己的未来。当年秋天，我参军入伍。那棵才长出几片叶子的柿树，成了我心中的念想，我经常梦见它结了满树的柿子。

四年后的秋天，我回到家中，兴奋地跑向柿树，看它是否真的挂果了。我却惊疑地看

到，它还不到一米高。瘦弱的枝干，薄薄的叶子，一副病恹恹的样儿。我环视四周，找到了它这副模样的根源——缺少光照。它的后面，是两丛高大、茂密的竹子。前面两三步外，长着一棵檀木树，一棵野桃树，两棵青冈树。这些树的缝隙里，还长满了白刺藤。它前后左右、上上下的阳光都被遮挡得严严实实。我将那些杂树和白刺藤砍掉，柿树才品尝到了几缕阳光的味道。

之后，由于母亲到了我工作的地方居住，我隔几年才能回一次老家，每次看到这棵柿树，都被那些新长出的强健的杂树枝覆盖着，它总是瘦枝薄叶，可怜兮兮。我想挖掉那些杂树，但它们的根与柿树的根纠缠在一起。我怕伤了柿树，只好放弃。庆幸的是，柿树那瘦弱的身躯，一直在不断挣扎中长高、长高，直到第二十个年头，终于超过了那些杂树。

正当柿树伸直憋屈了二十年的枝条，准备开花结果时，长在它后面那些密不透风的竹子，却将脚步一步步逼近了柿树，那些在风雨中弯下的竹尖，又对柿树形成了“盖帽”之势。

又是七八年过去了，我猛然发现，柿树居然在断臂求生。竹叶遮挡下的那些枝条干了、烂了、掉了，它前半部分的枝叶，却一直在追着阳光加速生长，几乎与竹子一样高了。它歪斜着的枝干，支撑着逐渐茂盛的树冠，犹如一株造型奇特的盆景。

一棵生在杂树和荆棘丛中的柿树，竟坚韧地长成了如此模样！每次看见它，我的心头就涌出诸多感慨，而对嫁接它时的初衷——采摘柿子，却淡忘了。

我一直记得，2013年初冬，也就是这棵柿

树嫁接成活的第三十个年头，我又回了一趟老家，第一件事仍是去看柿树。刚转过屋角，就惊喜地望见竹林边的空中闪烁着几个红点。我兴奋地跑到柿树下，真真切切地看到，树枝上挂着三个火红的柿子。我小心翼翼地摘下柿子，握在掌心，一种从未有过的如丝绸般柔软却沉如血石的感觉，让我全身的血流动加速。我轻轻剥开那薄如蝉翼的柿皮，咬了一口，甜如蜜、凉如冰的感觉，直达心底。

之后，柿树每年都会结出一两个柿子，勾起我对儿时的记忆，成为我对秋天的期待。

三年前，我送母亲回到老家，看到那些长着青冈树、檀木树、野桃树的位置，已经修成了入户的水泥公路。那棵柿树，被幸运地保留了下来，并完完全全站到了阳光下，枝头上的两个柿子，格外抢眼。

今年秋天，我又站到这棵已四十二岁却只有竹子般粗细的柿树下。它细长的树干歪斜着刺向天空，密密麻麻的柿子压得树冠低垂，仿佛伸手可及。我仔细地数了两遍，确认它一共结了两百多个果子。我在为柿树将积蓄了几十年的能量迸发在枝头上激动不已时，又担心它会被某一场秋风折断。我想了几种加固它的方法，但都无法实施，只有无奈地围着它摇头叹息。

我猛然想起家人前几天在电话中说过，一场狂风把山坡下的大树吹断了好几十根，多处电线被压断，两天后才恢复通电，我不由得一阵欣喜：既然那么大的风都没将柿树吹断，我的担忧不就是多余的吗？我转身抚摸柿树历经岁月磨砺的粗糙皮肤，才发现它的树干虽然不够粗大，却似钢铁般结实、坚韧。

我问母亲：“我们家今年第一次要摘两百多个柿子，咋处置好呢？”母亲说：“给每户邻居都送一些吧。你刚哥家那棵柿子树多年前就不在了，大家都很久没吃过这种土柿子了。最高处的枝丫上，还要给那些雀鸟和松鼠留几个，它们也等了一年了。”

我的老家，柿树众多。霜降来临，人们便会从柿树上摘下些柿果，祈愿“柿柿如意”。

小时候，随父母生活在一个叫“土司合”的乡村大院。院子四周，栽种了不少柿树。它们像忠实的哨兵，守候在炊烟袅袅的地方：春来，嫩嫩的新芽从光秃的枝丫间探出头，像谁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，星星点点的绿，在春风里尽情地晕染；夏初，米黄的柿花绽放在茂密的叶丛间，香气不张扬，只幽幽地漫开，引得蜂来蝶往，将一段静谧的光阴，酿成甜蜜的酣梦；待到秋季，果实日益熟透，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，在艳阳高照下，宛如一盏盏点亮的小灯笼，映现出“岁岁年年柿柿红”的质感……

在我的记忆中，当柿子快要成熟的季节，我和小伙伴们都难掩嘴馋。我们经常会仰着头在柿树下转悠，看那些青绿的小果子一天天染上一抹抹赭红的柿红。即便未成熟的青涩，也挡不住一股清甜的诱惑，从舌尖一直痒到心尖。记得有一年，寒露刚过，霜降未至，那个名叫小兵的小伙伴实在按捺不住，趁着午后人少时，悄悄溜到柿树下，踮起脚尖，伸手便摘下最矮的枝丫上那个泛着微黄的柿子。小兵做贼似的刚咬了一口，整张脸瞬间便皱成了一团，咧着嘴直吐舌头：“呸！呸！好麻！”原来，未成熟的柿子满是涩口的麻涩感。小兵这次狼狈的体验，连同那句朴素的顺口溜，给我们实实在在地上了一课：“柿子涩，柿子麻，不到时候别摘它。”

到了霜降，柿子则像变戏法似的，变得通体熟透。先前还泛着微黄的果子，一夜之间就像着了魔一般，变得饱满而软弹，呈现出半透明的、诱人的橙红色。此后若不及时采摘，它

## 霜降的『柿柿如意』

□牟方根



们便会自然变软，不仅难以储运，还有可能烂掉或被鸟雀啄食。于是，遵循着“霜降不摘柿，硬柿变软柿”的古谚，家乡的摘柿盛会便拉开了序幕。

摘下柿子，母亲总会挑出最大最红的那一枚，送给健在的奶奶先吃。母亲给奶奶送最大最红的柿果时，嘴上会漾开恭敬的诚意：“妈，

您先请。咱家这好日子啊，全仗您坐镇，才熬得像这大红柿子一样甘甜……”奶奶接过最大最红的那枚柿果，往往并不急着吃，只是捧着、看着，浑浊的眼里满是光彩，仿佛这不只是一枚被霜吻过的大红柿，更是儿孙绕膝的幸福。那一刻，无声的行动胜过有声的教育，世间至深的孝道与家风传承，便在这果实与笑意的温暖传递间，悄然完成了对子孙后代最初始、也最牢固的启蒙。

对于霜降吃柿子，家乡还流传着一些说法。老一辈口口相传，在霜降这天吃了柿果，整个冬天嘴唇都不会干裂，于是便有“霜降吃柿子，冬天不裂唇”的老话。还有“霜降吃柿子，不会流鼻涕”的俏皮话，意思是能增强御寒能力，防止感冒。最温暖的一句是：“霜降柿子熟，回家看看母。”提醒在外的游子，在家乡柿子红了的时候，一定要回一趟家，与亲人一同分享这份甜蜜，体现“柿柿”美满、阖家安康。

1992年，我通过高考，走出了祖祖辈辈厮守的“农门”。大学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城市的单位工作。再后来，父母也因宅基地复垦政策，离开了那片耕耘了一生的土地，搬到城里与我同住。

如今，许多年过去了，每到霜降时节，柿果红透，我总会与父母一起回老家。那些老柿树依然伫立，年年以累累的硕果迎接我们。其间，我曾不止一次看见，母亲小心翼翼地摩挲着老柿树粗糙的树皮，动作轻柔得像是在唤醒一段沉睡的旧梦。此情此景，令我蓦然彻悟：我们年复一年回来采摘的，又岂止是枝头的柿果？那分明是被岁月发酵得愈发醇厚、浸染了故土情结的一腔浓得化不开的乡愁。